

星之声

ほしのこえ

The voices of a distant star

大场 惑 著 新海 诚 原作



ほしのこえ 星之声

The voices of a distant star

新海 诚

大场 惑

原作 著

边西岩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之声/(日)新海诚原作;(日)大场惑著;
(日)边西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327-7297-1

I. ①星… II. ①新… ②大… ③边… III. ①动画—
连环画—日本—现代 IV. ①J23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2562 号

HOSHI NO KOE

© Waku Ooba/Makoto Shikai 2009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from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图字: 09-2016-155 号

星之声

[日]新海诚 原作 大场惑 著 边西岩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5 字数 63,000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297-1/I·4442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0-86683980

我呢，怀念好多东西

比如夏天的云，冰凉的雨

秋天风的味道，春天土的柔软

半夜里便利店带来的安全感

放学后冷冷清清的空气

黑板擦的味道

半夜里听见卡车远去的声音

阿升，这些东西

我都好想可以和你一起

一直一直一起感受下去

有些东西在旁人看来可能一文不值，但对本人来说却非常珍贵。

那东西可能已经用了很久了，什么时候扔掉都不会觉得可惜。搞不好老早就已经不好使了，早该淘汰下岗了，可在本人看来它却装满了难以割舍的回忆，是无可替代、举世无双的宝贝。

对我来说，这个旧手机就是这样一个珍贵的宝贝。它是十几年前的型号了，我想在全日本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还在用这款手机的人了，我只知道它一定老早就过了使用年限。

其实最近两年我并没有用过它的记忆，它是不是还能用也令人怀疑。现在我只是像个护身符一样随身带着它，已经不再有机会用到它了。可就是这部手机，过去曾经无数次帮我收到最重要的人发来的邮件，而且是从令人难以置信的遥远的地方发来的邮件。它装满了我和那个最重要的人之间，那些略带苦涩而郁郁寡欢的记忆。

我叫寺尾升，今年二十七岁，是个通讯工程师，现在宇宙工作。

目 录

2046年7月	放学后	1
2047年4月	火星基地	27
2047年4月	城北高中	49
2047年8月	冥王星	69
2048年9月	台阶上	91
2047年9月	天狼星	107
2048年9月	阿升的房间	125
2056年3月	防卫大学宿舍	131
2047年9月	阿加爾塔	139
2056年3月	埼玉宇航自卫队基地	159
2047年9月	「里希提亚」号	167
2056年4月	救援舰	175
2056年4月	天狼星航线 α	187
2056年5月	台阶上	193
直到《星之声》 送到为止——文库版后记		202
新装版 后记		205

2046年7月
放学后

那天的长峰跟平常有些不同，我却完全没有察觉到。

不，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辩解，但至少那天在放学后我们经常见面的地方，那个楼梯的拐角处，和往常一样在那里等着我的长峰，她的样子没有让我察觉出有任何的异样。

对了，过后一想，好像她当时确实有点微妙的情绪高涨。长峰美加子总的来说是个性格稳重的女孩，身材也属于比较娇小的那种，长相并不是班里数一数二的美女，是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存在。可是，和外表不同，她是个内心很坚强的女孩。关于这一点，和她在同一个剑道部整整两年多，在她身边看着她练习的我，恐怕比任何人都再清楚不过了。

说到剑道，虽然她掌握的不是那么快，但她比其他人都更热衷于练习，所以不知不觉中水平就慢慢提高了。跟她一起练习的其他女孩子，都会因为练习太辛苦和冬天体育馆那

宛如冰箱一般冰冷刺骨的地板而叫苦不迭，还没熬到第二年春天就一个个退出了。可长峰她却没抱怨过一句，努力坚持下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长峰当上了剑道部的副部长。和我这个虽然很想推卸给别人，却无奈受了顾问钦点而只好极不情愿地接受了部长一职的人比起来，长峰才应该受到更高的评价才对。

副部长一职只是徒有其名，实质上长峰后来就退居幕后，干起了类似社团干事的差事。因为不管怎样，剑道部的女生部员就只有长峰一个人能待到最后，即使有新人加入，也无法凑足报名参加团体赛的人数，所以她的身手从来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展现过。

对于如此命运不济的长峰，我心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按理说她应该很生气地说：“开什么玩笑！要洗自己洗！”把堆积成山的充满汗臭的脏衣服朝我们劈头盖脸地丢过来，一气之下向我提出退出申请，然后扭头就走才对。可是，长峰却从来没有一句牢骚，一直默默地为剑道部做着努力。

正因为这样，虽然我从来没说出来过，但心里对长峰十分感谢。

真的十分感谢。之所以没说出口，是因为面对面说这种话总有点难为情。而且一旦就只剩下我和长峰两个人的时

候，这种一本正经的话也就不必刻意去说了。

我和长峰从不聊很深刻的东西，说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啦、昨天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情节啦，我只要专心做个听众就好，都是她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给我听的。可是，我并不觉得痛苦。我不知道换成其他女孩子会怎样，我觉得长峰好像并不是那种话很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说不定。要不然，我也不会每次都一脸呆相地被埋伏在那里的她抓住了。

对的，那天的长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比平时话多一些。

可是，她又好像是在故意绕开某个话题那样心神不定，不停地换着话题，让人应接不暇。

下午的阳光，从大敞四开的窗子肆无忌惮地照进来，倾泻在楼梯转角的那面墙上。长峰轻轻地靠在那儿，等着上完了英语补习课累得筋疲力尽的我从上面走下来。

“阿升，你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长峰用一种听起来有点高亢的声音问道。

“除了补习科目以外的都应该还行吧……长峰你呢？”

“长峰全部搞定喽！”

“那么，我们还能上……”

“同一所高中！”

很开心地说完这句话之后，长峰又好像没什么信心似的

加了一句：“嗯，一定可以……”

我擅自理解为，这句话铁定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才故意加的。虽然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窝火，但还是决定当做没听出来处理了。

和成绩上下波动起伏很大的我不同，长峰的成绩一直很稳定。虽然也没有优异到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但几乎没发生过大的失误。其实剑道部的活动一直很忙，她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学习的。可能她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关键时刻就能爆发出超强突击力的那种人吧。

如果这个状态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话，我想她应该很顺利就能考上她的目标城北高中。如果要跟她去同一所高中，我必须拼命努力才行。说真的，心里有点没底。

我和长峰一起走下楼梯，往校舍后面的自行车存车处走去。

途中我想象了一下上了高中之后长峰穿着制服的样子。城北高中按成绩排名是学区内排名第二的升学名校，可如果说到知名度，那绝对是首屈一指、根红苗正的传统名校。没记错的话，应该两三年前刚迎来了建校一百五十周年。

所以无论是校舍还是校规，这学校所有的一切都很古朴，制服也不例外。什么时候确定为现在这种款式的已经无从可知了，可是眼看着二十一世纪都要走完一半了，他们却

还顽固地坚守着男生穿立领校服，女生穿水手服。当然了，所有的一切都依照旧例，这也不是城北高中这样的老古董的专利，都是因为之前多鲁米斯人袭击带来的余波至今还没有散去啊……

不，多鲁米斯人袭击那事就随它去吧。

因为打我记事时起，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体制。

地方和国家预算的绝大部分都被一分不剩地消耗在和多鲁米斯人相关的事情上，能用在公共事业上的钱都微不足道，仅仅够个维修费用而已。公路、桥梁、铁路、公交线路、学校、医院、派出所、消防局等等，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就好像时间已经停止了一样，五六年过去了，城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全民动员的状态下吧，当这个情况长期化之后，一切都变得理所应当了，人们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的不适了。

话题扯远了。

刚才说到长峰穿着水手校服的样子。

长峰穿着会不会好看呢？

想象不出来啊。

一年后，十五岁的长峰，个子有没有长高呢？

还是说，还和现在一样小小的呢？

学校允许骑车上学的，仅限于家住在比较偏远的个别区域的学生和早上要进行晨练的社团成员。

所以按照规定来说，我已经不可以再骑车上学了，但我没理那套。关于这个问题，长峰就比较较真，或者说有点死心眼儿。自从把副部长一职让给低年级同学的第二天起，她立刻改成走路上学了。托她的福，跟她一起回家时我也只好陪着她推着车走了。尽管我说我骑车带你吧，她也绝对不会在学校附近坐我的车的。

我总是配合着长峰的脚步，一路漫无边际地聊着那些有的没的的话题，不惜绕远路走回家。对于分秒必争的高三考生来说，这真是不可理喻的浪费，但我却相当地乐在其中。

我推着自行车走出校园。

体育场上足球队队员们一边欢呼着一边追逐着足球在奔跑。太阳已经偏西了，但暑气却丝毫未减。干透了的地面上蒸腾出的热气，笼罩着那些队员们。

那些正在比赛的队员们，被热气的旋涡吞噬下去，好像要融化的奶酪一样，看上去都是软软的、歪歪扭扭的。明明应该是十分敏捷的动作，却给人一种像看慢动作回放一样的缓慢感。

好像连我们也要变成即将融化的奶酪了。为了躲开这热气，我们选择从校园边上那些灌木丛的树荫里向校门方

向移动。长峰不断地跟我搭着话，可是她的声音好像也被热气融化了一样，在传到我的耳朵之前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长峰好像对如此难以忍耐的暑气毫不介意，她还继续流畅地跟我说着话。而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含糊地应答着。突然，一个和长峰的声音以及足球队员们的欢呼声显然是不同音域的声音一下子响彻我的鼓膜。

是那种让人全身震动的沉重低音。

那声音从天而降，摇动着大地。追逐着足球的队员们都停下了脚步，大家不约而同地抬头看着天。

“哇！”

跟着大家抬头望向天空的我，惊叫声稍稍慢了半拍。

那家伙，轻轻地浮在异常晴朗的蓝天上，看上去像一朵小小的浮云。

“宇宙飞船……”

长峰也发现了，好像很晃眼地抬头看着天上。

“这是星际宇宙战舰‘里希提亚’号……是联合国宇宙部队最先进的战舰……”

它纯白而光滑。线条优美的外观让它看上去并不像是个钢铁铸造的东西，而更像是某种柔美的海洋生物。

这艘实现了亚光速航行的梦幻般的宇宙飞船，正在大气

圈里充满自豪地、缓慢地、优雅地飞着。

在两三周前确实播放过相关的新闻，说作为招募机组成员活动的一环，“里希提亚”号已抵达日本。可话虽如此，据说是停靠在某个宇航自卫队基地里尚未向媒体公开的“里希提亚”号，就这么毫无先兆地、活生生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瞬间，说实话还真是吓了一跳。

选拔会场应该就设在基地里面吧。

可能亲眼看到了实物，志愿者的热情和士气都会得到鼓舞吧。可是，让人不解的是，虽说对外宣传是社会公开招募，可报名的方法也好、选拔的标准也好，一切都没有明确公开。关于选拔成员，我所掌握的唯一的信息就是日本人所占的比例。听说这是根据对多鲁米斯人计划出资的比例，在招募的一千个机组成员当中，日本人应该占两百二十人。

“‘里希提亚’号的出现，是不是说成员选拔已经结束了呢？”

关于“里希提亚”号的事情，在班里的男生之间成了议论的话题。

哪怕只是受其雄伟外貌的迷惑，抱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去了再说的心态，还真有几个人当真想去应征呢。不过，就算是选拔标准并没有公开，任谁都知道初中生肯定不在范围内的。

尽管如此，对于血气方刚的初中生来说，能够驾驶宇宙飞船确实是令人向往的。而且被选为肩负国家使命的成员，这绝对是不同凡响的荣誉。还不止这些，据说待遇也很好，说是可以保证拿到跟当红偶像差不多的年薪，各种流言说得煞有介事，可能报名应招者蜂拥而至也不奇怪吧。

可是，为什么要进行公开招募呢？

就算是一千人规模的考察队，但如果由联合国宇宙部队各编制国目前的宇宙军来提供专业人才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就凑得出的数字。

唉，关于这个多鲁米斯人计划或多或少地充斥着各种神秘的谜团。其实我知道，一个初中生就算提出什么疑问，也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答案的。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也就是每个县出四五个人的事啊，搞不好我们这个城市也会有一个人被选上吧……”

这个被选上的人，也不知道到底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说实话，这个我也搞不清楚。

我回头看了一眼长峰，她“嗯”了一声，给了我一个不知道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暧昧的回答就低下了头。

“是啊，长峰你应该没啥兴趣的啊，对这种事。”

我敏感地察觉到周围的空气开始变得尴尬，便立刻换了个话题，希望能够打破僵局。